



聊齋故事選編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聊齋故事選編

第三集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聊斋故事选编

第三集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烟台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75印张 1插页 85千字
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80,000

书号：R10099·1494 定价：0.39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聊斋志异》是蒲松龄著名短篇小说集。

蒲松龄（公元一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年），字留仙，别号柳泉居士，山东淄川人。他生活在清代初期，十九岁考中秀才，以后再也没有考上去，只好当了三十年的教师，七十一岁成了贡生，七十六岁去世。

他平素喜欢搜集神仙鬼怪故事，听后就记录整理成篇，几十年的时间，写出四百多篇，完成了《聊斋志异》这部书。“聊斋”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字，“志异”是说记录奇特古怪的事情。

他较多接近群众，又一生不得意，满腔“孤愤”。因而，他对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感受较深，对当时的不合理现象表示不满。他的文章多是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尽管写的是仙鬼狐魅，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投影。所以，《聊斋志异》的许多作品，既有值得重视的思想内容，又有想象丰富、构思奇特、情节曲折、境异理丽的艺术特色，成为人们喜爱的名

著。

为供小读者阅读，编选了这套《聊斋故事选编》。我们选取优秀篇章，保持原故事基本情节，力求传达原作精神，不拘泥于逐句今译，对不健康的段落、语句作了删节。

由于是个尝试，在选目、讲述等方面，欢迎读者提出意见，以便改进。

目 录

鸦 头	(1)
农 人	(17)
武孝廉	(20)
西湖主	(28)
莲花公主	(42)
骂 鸭	(52)
彭海秋	(59)
马介甫	(73)
云翠仙	(91)
小 谢	(99)
狼三则	(121)
大 人	(128)
向 果	(132)
鸽 异	(137)
山 市	(143)
八大王	(145)
二 海	(153)

颠道人.....	(162)
胡四娘.....	(166)
僧 术.....	(176)

鸦 头

山东聊城有个叫王文的秀才，是一个又厚道又本分的人。

有一年，他到南方去游玩，走到江苏六合镇，被秀美的景色吸引住了，他决走在这里好好地观赏观赏再走，见天色已晚，便找个旅店住下了。

第二天，他沿着河岸漫步，只见银子似的河水从山前欢唱着向远方流去，两岸垂柳在春风中向外吐露着新芽，王文正看得出神，听到有人喊他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老乡赵东楼。赵东楼是个大商人，多年没回家了，在商家千里外的地方碰到王文，好象见到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亲热。他先是紧紧地握着王文的手问长问短，后来又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去坐一坐。王文便跟着他去了。他们拐过几条小巷，一前一后地进了一座院子。王文一抬头看见屋里坐着一个如花似锦的美女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转身就要往回走；赵东楼上前拦住了他，又赶忙在窗外喊那个女千走开，王文这才进了屋子。屋里的摆设花花绿绿，十分好看。王文问

赵东楼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赵东楼告诉他说：“这是烟花院。我常年在外经商，没个安身的地方，暂时在这里借个宿。请你不要见怪。这女子是鸨母的长女，名唤妮子。”他们谈话之间，妮子进进出出的，弄得王文怪不好意思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就起身告辞。赵东楼硬硬地把他按下，王文只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。

住了一会儿，又有一个少女从门外走过，俊秀的脸蛋，美好的神态，叫人一看，觉得是天上的仙女下了凡。她那饱含深情的目光频频地向王文投来。王文一向只知道规规矩矩地读书，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激情掠过心头，搅得心神不定。他禁不住问赵东楼：“外面这个漂亮的女子是谁呀？”赵东楼对他说：“她是鸨母的第二个女儿，小名叫鸦头，今年十四岁。喜欢她的客人多次用钱打动鸨母，可是，不管鸨母怎么说，她就是不接客。你想想，鸨母能饶了她吗？”赵东楼瞅了瞅听得入了神的王文，又继续说：“每当鸨母打她的时候，她都说自己年龄小。直到现在，她既不接客，也没嫁人。”王文听了这些话，低着头坐在那里，痴呆呆地发愣，说话也颠三倒四的。赵东楼早把这些看在眼里，打趣地说：“你要是对鸦头有意，我可以给你作媒。”王文带着伤感



的口气说：“这个念头我连想也不敢想啊！”话虽然是这样说，可是他一直坐到天黑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赵东楼又用给他作媒的话撩拨他，他十分感慨地说：

“对你的好意，我非常感激，只是我手中无钱，再好的主意还不是白搭！”赵东楼知道鸦头性情刚强，对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屈从，为了落个人情，故意应许拿出十两银子，帮助他成全这件事情。王文赶忙拜谢，又急急忙忙地回到住处去取钱，刮了老底才凑起五两银子。他取回钱来，再三请赵东楼到鴛母那里给他撮合撮合。赵东楼去找鴛母商量这件事，鴛母果然嫌钱少，不肯答应。鸦头在一旁听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走上前去对鴛母说：“妈妈您天天责备我不当摇钱树，现在我愿意顺从您的心意。我刚开始接客，今后报答妈妈的日子还长着哩，请您不要因为这次钱少而把财主放跑了。”鴛母对鸦头不接客正愁得没法子，现在见她既然答应了，就顾不得钱多钱少了，便满口应承下来，并立刻叫婢女去请王文。王文来到以后，对鴛母和赵东楼感激不尽，从怀里掏出那五两银子交给鴛母。赵东楼也不好中途反悔，把自己应许的那十两银子也交给了鴛母。王文与鸦头相见，你有情，我有意，那个东密劲儿，就不用提了。

夜深了，王文和鸦头还没入睡，鸦头对王文说：

“我是陷身在烟花场里的一个下贱人，不能和你般配，现在能够得到你相爱，这恩情比泰山还重，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。不过，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你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换得一夜的欢乐，那么，明天又该怎么办呢？”鸦头最后的这句话正好刺中了王文的痛处，他两眼泪汪汪的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。鸦头见他愁成这副样子，对他说：“不要悲伤，请你听我说——我落在这个火坑里，不是自己情愿的，我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个火坑，只是没有遇着象你这样厚道的人可以依托终身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我看泰不宜迟，今晚就逃走吧！”王文听了她的话，转忧为喜，一骨碌爬起来穿好了衣服；鸦头也急忙改扮成男装。这时，更鼓正敲了三下，他们偷他地痛出了烟花院。

王文没宿的旅店离烟花院不远，他们叫开店门，推说有要紧的事情叫仆人立即动身。仆人连忙起身，牵着两头毛驴出了旅店。鸦头把画好的符拿出来，拴在毛驴的耳朵上和仆人的屁股上，放开缰绳，任凭毛驴飞驰。王文闭着眼睛，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。天刚放亮，他们在汉口落了脚，他租了几间房子住下来。王文对路上的事迷惑不解，问鸦头是怎么一回事。鸦头说：“我说出来你不害怕吗？”王文摇了摇头，对

她说：“我不害怕，你尽管说吧。”鸦头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我是狐狸。妈妈为了贪图钱财，天天逼迫我接客，我不愿意，她就虐待我。提起这些，我心里又气忿又悲痛。现在幸喜脱离了苦海，离得她们远远的，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一起过日子啦。”王文听了鸦头的话，果然对她毫无二心，但是想起今后的日子，一片愁云涌上心头，他闷闷不乐地说：“我有你这样一个美貌的妻子，当然是太美满了；可是，屋里空空的，实在是怪难为情的，恐怕我早早晚晚会被你抛弃的。”鸦头说：“你这是说的哪里话！这件事情，我看用不着发愁，我们做点儿买卖，三四个人满可以过得下去。”王文说：“做点儿买卖倒是可以，不过，我们拿什么做本钱呢？”鸦头胸有成竹她说：“把那两头毛驴卖掉不就有了吗？”王文经鸦头一说，恍然醒悟过来，连声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商量妥当以后，王文按照鸦头的意见，卖掉了毛驴，在门前开设了个小店。他每天都和仆人一块干活，卖酒卖茶，里外忙活；鸦头给人家缝补衣服和刺绣荷包，早晚不停手。这样，他们每天除了吃用还能剩下几个钱。过了一年多，还有剩余的钱雇用婢女和老妈子，王文也用不着亲手干活了，只是指点指点伙计们就可以了。

有一天傍晚，王文正在督促伙计们干活，鸦头突

然慌慌张张地来到他跟前，神色不安地说：“今……今夜有灾难临头……咳，怎么办才好呢？”王灾一听，就慌忙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鸦头沉了沉心，对他说：“妈妈已经知道我们逃到这里来了，她要跟我们算账。如果她派阿姊来倒不必怎么担忧，要是妈妈亲自来，这场灾难恐怕躲不过去了……”王灾急忙叫伙计们关上店门，紧紧地守在鸦头身边，惶惶不安地等待着。到了半夜里，鸦头庆幸地说：“不要紧了，是阿姊来了。”这时，王文那颗紧绷着的心才略微平静了一些。正如鸦头所料，住了不大一会儿，阿姊推门进来了。鸦头满脸堆笑地上前迎接她。妮子根本不理睬她，板着面孔骂道：“死丫头，跟着人家私逃，还知道害臊不？老娘叫我来把你绑回去！”不等鸦头答话，立刻拿出绳子套住她的脖子。鸦头见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，分辩也不顶用，根起脸来对阿姊说：“男大当娶，女大当婚，我只跟一个男人，犯的什么罪！”妮子见鸦头顶撞她，怒气冲冲，揪住鸦头便打，连衣服都撕破了。这时，家里的姊女和老妈子闻声一齐奔了来；妮子见她们人多势众，有些胆怯，丢下鸦头，撒开腿跑了。鸦头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姐姐回去，妈妈见她没把我弄回去，必然亲自来，这样，大祸就不远了，得赶快想个办快。”王文刚才在

一旁吓呆了，经鸦头一提醒，这才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你说，想……想什么办法呢？”鸦头说：“除了逃走，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。”于是，他们连忙收拾行装，想火速离开这里。正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鸨母一步闯进来，一脸怒气地指着鸦头说：“我早就料到你这个妮子要耍泼，必须老娘亲自来才行！”鸦头吓得浑身颤抖，冲着她跪在地上苦苦哀告。鸨母也不吱声，一把揪住她的头发，拉着就走。王文挡也挡不住，眼巴巴地看着鸦头被抓走了。

鸦头被抓走以后，王文悲痛得饭吃不下去，觉睡不着，他考虑来考虑去，横下了一条心：“我拼上一死也得把她找回来！”他带上一个伙计，背上银于，匆匆忙忙地向六合镇奔去，希望把鸦头赎回来。谁知到了那里，房子依旧，房主已经换了，打听了一下，人家也说不上鸦头她们的去处。王文的满腔希望变成泡影，伤心地痛哭了一场，神情懊丧地返回汉口。从此，他无心开店，解散了店伙，带着资金回到山来老家。

有一年，王文在家里待得怪烦闷的，带上仆人到了北京，一边观赏名胜古迹，一边走访乡邻好友。一天，他们路过一家育婴堂门前，门口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，用一双满溜溜的大眼睛打量他俩。王文没有

在意，仆人看到这个孩子长得和主人一模一样，感到很惊奇，两眼不住地瞅着他。王文觉得仆人的举动很奇怪，就笑着问仆人：“你为什么老是盯着那个小孩呢？”仆人笑嘻嘻地说：“东家，我看这个小孩长得太象您了。”王文听了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，他仔细地瞧了瞧那个小孩，举止大方，十分惹人喜爱，想到自己还没有后代，这个孩子相貌又很象自己，有心把他赎出来。他走过去问那个小孩叫什么名字，那个小孩爽朗地回答：“我叫王孜。”王文又问：“你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，怎么能知道自己的名字呢？”那个小孩口齿清楚地说：“这是老师告诉我的。他说收我的时候，胸前有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‘山东王文之子’六个字。”王文听到这里，心头不禁一震，便说道：“我就是王文，我哪里有什么儿子呢？想必是有和我重名的。”话虽这样说，心虽却很高兴，拿出银子把孩子从育婴堂里赎出来，领回了老家。王文对这个孩子象自己的亲骨肉一样疼爱。街坊邻居，凡是见到王孜的，一看长相，不用问就知道他是王文的亲生儿子。

在王文的精心抚育下，王孜渐渐长大成人。他性情暴烈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对家里的活计，他不管不问，只知道满山遍野地去打猎，王文也管不了他。

他常对人说自己能看见狐狸精，可是大家都不相信。有一次，村里有人叫狐狸缠住身了，人家来请他去破解破解。他到了那里看了一番，指着墙旮旯，叫人用扁担去捕打。几根扁担抡下去后，果然听到狐狸的嚎叫声；刹那间，地上洒了一滩滩血，落了一把把狐狸毛。从此，那一家平安无事了。自这件事以后，人们才觉得他有些来头。

有一天，王文在街上遇到了赵东楼，只见他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，瘦削的脸上黄里透黑。王文十分惊讶，赶忙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赵东楼苦笑着说：“请你先找个说话的地方。”王文把他领到家里，吩咐家人备酒做饭。赵东楼坐下以后，先对王文诉说了鸦头的遭遇：“那一年鸨母把鸦头抓回去以后，把她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囫圇地方。她们搬到北方后，鸨母又逼迫她改嫁，鸦头至死也不同意，鸨母把她关在一间又潮又暗的屋子里。后来她生了一个男孩，鸨母不准抚养，只好把他扔在街巷里，听说叫育婴堂收养了，现在该长大成人了。这孩子可是你的亲骨肉啊！”王文听了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“真是天大的幸运，这孩子已经在我身边了。”于是把收养王改的经过说了一遍。然后他又问赵东楼说：“你衣服褴褛，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这是怎么搞的？”赵东楼深深